

錢鍾書集

談藝錄

下卷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錢鍾書集(典藏本)/錢鍾書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1

ISBN 7-108-01491-2

I. 錢... II. 錢... III. 錢鍾書-文集 IV. 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70732 號

責任編輯 陸文虎

裝幀設計 陸智昌

出版發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北京市東城區美術館東街 22 號)

郵 編 100010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北京新華印刷廠

版 次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635×960 毫米 1/16 印張 364.875

字 數 3,177 千字

印 數 001—500 册

Figure 1. The effect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inhibitor on the rate of polymerization. The reaction conditions were: $[M] = 0.1 \text{ mol/L}$, $[AIBN] = 0.001 \text{ mol/L}$, $[I] = 0.001 \text{ mol/L}$, $[M]_0/[I]_0 = 100$, $T_p = 60^\circ\text{C}$, $t_p = 10 \text{ min}$, $[M]_0/[I]_0 = 100$.

全套定價(十種十三冊): 1,800 元 (含紅木書匣)

目 錄

一	詩分唐宋	2
二	黃山谷詩補註 附論比喻	9
	【附說一】山谷鉤章摘句	77
三	王靜安詩	81
	【附說二】說華山之華字	92
四	詩樂離合 文體遞變	93
	【附說三】西人言詩樂離合	109
	【附說四】八股文	110
	【附說五】退之以文爲詩	114
	【附說六】西人論以文爲詩	116
	【附說七】西人論文體演變 評近人言古詩即史	117
五	性情與才學	127
六	神韻	128
	【附說八】神	131
七	李長吉詩	135
八	長吉詩境	144
九	長吉字法	149
一〇	長吉曲喻	158

一一	長吉用啼泣字	161
	【附說九】心與境	164
一二	長吉用代字	173
一三	長吉與杜韓	178
一四	長吉年命之嗟	179
	【附說十】義和扶馬	181
一五	模寫自然與潤飾自然	182
一六	宋人論韓昌黎	187
一七	昌黎與大顛	197
一八	荆公用昌黎詩 詩用語助	205
一九	荆公詩註	219
二〇	宋人論昌黎學問人品	242
二一	朱子論荆公東坡	245
二二	辨奸論	248
二三	朱子書與詩	250
二四	陶淵明詩顯晦	258
二五	張文昌詩	266
二六	趙松雪詩	269
	【附說十一】方虛谷主詩中用虛字	274
二七	王漁洋詩	275
二八	妙悟與參禪	279
二九	竟陵詩派	297
三〇	漁洋竹垞說詩 竹垞詩	319
	【附說十二】田山薑說詩	326
三一	說圓	329

三二	劍南與宛陵	345
三三	放翁詩	353
	【附說十三】誠齋詩賞音	365
三四	放翁與中晚唐人	373
三五	放翁詩詞意複出議論違悟	380
三六	放翁自道詩法	389
三七	放翁二癡事二官腔	394
三八	甌北論詩 甌北詩	400
三九	龔定菴詩	403
四〇	袁蔣趙三家交誼	414
四一	蔣心餘詩	418
四二	明清人師法宋詩 桐城詩派	424
四三	施北研遺山詩註	440
四四	遺山論江西派	469
四五	金詩與江西派	479
四六	劉靜修詩	488
四七	靜修讀史評	491
四八	文如其人	497
	【附說十四】以目擬文	503
	【附說十五】文如其人與文本諸人	503
四九	梅宛陵	505
五〇	賀黃公以下論宛陵詩	523
五一	七律杜樣	533
五二	錢籀石詩	538
五三	學人之詩	541

五四	蔣石詩以文爲詩用語助	545
五五	蔣石言情詩	550
五六	蔣石七律對聯	553
五七	蔣石萃古人句律之變	556
五八	清人論蔣石詩	574
五九	隨園詩話	580
六〇	隨園非薄滄浪	589
六一	隨園主性靈	606
	【附說十六】得心應手	614
六二	隨園詩學於名家深而於大家淺	621
六三	隨園深非詩分朝代	628
六四	隨園論三都兩京賦	635
六五	長干一塔一詩人	637
六六	隄遠意相隨	638
六七	王延年夢	639
六八	春江水暖鴨先知	640
六九	隨園論詩中理語	643
	【附說十七】說理詩與偈子	665
	【附說十八】釋老生死之見	669
	【附說十九】山水通於理趣	671
七〇	隨園述方望溪事	682
七一	孟東野吹角詩	687
七二	詩與時文	692
七三	周櫟園論詩雋語	694
七四	王荊公改詩	695

七五	代字	704
七六	俗語出詩句	714
七七	山谷午夢詩	716
七八	摘茅朱聯	720
七九	學問如居室	721
八〇	詠始皇	727
八一	摘曹史句	728
八二	摘陳尹句	730
八三	隨園推楊誠齋	737
八四	以禪喻詩	738
八五	祝芷堂絕句	753
八六	章實齋與隨園	755
	【附說二十】六經皆史	761
	【附說二十一】言公	765
八七	隨園記事之誣	768
八八	白瑞蒙論詩與嚴滄浪詩話	773
	【附說二十二】神祕經驗	793
	【附說二十三】聲無哀樂	822
八九	詩中用人地名	824
	【附說二十四】雪裏芭蕉	835
九〇	庾子山詩	838
九一	論難一概	849

三九

龔定菴《常州高材篇》可作常州學派總序讀。於乾嘉間吾郡人各種學問，無不提要鉤玄。論詞章則曰：“文體不甚宗韓歐”，此陽湖派古文也。又曰：“人人妙擅小樂府，爾雅哀怨聲能道”，此常州派詩餘也。而於常州人之詩，獨付闕如。故篇中人物，與袁隨園“常州五星聚文昌”一絕所舉者，惟孫季逵一人相同；然不稱爲“奇才”，而推其“絕學”。按孫氏《冶城遺集·遊隨園呈袁太史》云：“我愧千秋無第一，避公才筆去研經”；又云：“有懷知己平生語，無復才奇氣尚奇。”洪稚存《北江詩話》卷一載所撰詩評，揚挖時輩，人系八言，惟於孫曰：“孫觀察星衍少日詩，如天仙化人，足不履地。”管絨若《韞山堂文集》卷二《漢學說》亦曰：“同里孫觀察星衍本以詩名，駸駸入古人之室。緣少通《說文》小學，忽去而說經爲漢學”。

【補訂】《北江詩話》卷一又云：“孫兵備星衍少日，詩亦爲同輩中第一。中年以後，專研六書訓詁之學，不復作詩，間有一二篇，與少日如出二手。”張季門問安、船山兄也，其《亥白詩鈔》卷四《廣元道中述舊》云：

“落落孫刑部，中歲棄吟咏”，自註謂淵如。余觀《芳茂山人詩錄》，少年寫景，擅作幽峭語，初無大過人處；中歲後詩亦殊有鋒穎情韻，何至如北江所揚挖乎。撰《杜詩鏡銓》之楊西禾倫，與淵如同鄉故交，其《九柏山房詩》卷一《孫淵如寄余詩，謂前身乃墨胎氏子也，蓋生時得之見夢云。戲答長句》；卷三《淵如自負酒狂，昨同飲而量甚淺。更疊前韻嘲之》；《君嘗自誇室人知詩，予索觀而不一示。復疊前韻戲呈》；《邑人扶乩，有言淵如婦王采薇爲掌書仙女者。作示淵如》等篇，皆寓規於諷。想見淵如年少矜才，好名夸誕，必自負爲“謫仙人”，“身有仙骨”，得配“仙眷”；儕偶阿私標榜，遂目爲“天仙化人”矣。

定菴自言：“勿數寄毫數平輩，晚矣勿及瞻前修”；甌北、北江，遂皆未掛姓名，而兩家子姪如孟慈、味辛，以年輩相接，始遭題目。其識季述，已在季述“避去研經”之時矣。然徵之《破戒草》，則定菴瑰麗悱鬱之才，未嘗無取於甌北清麗流易之體。《釋言》四首之一曰：“木有𣎵𣎵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按甌北《聞心餘京邸病風卻寄》第二首云：“木有文章原是病，石能言語果爲災。”定菴外祖段茂堂註《說文》：“𣎵、𣎵𣎵也”，曰：“𣎵與文義別。凡言文章，皆當作𣎵𣎵。”定菴樂此說之利己也，改“文章”爲“𣎵𣎵”，欲文蓋而彌彰著矣。白香山《閒卧有所思》第二首云：“蟲全性命緣無毒，木盡天年爲不才”，定菴兼反用其意。《人草稿》云：“陶師師媧皇，搏土戲爲人。因念造

物者，豈無屬稿辰。謚曰人草稿，禮之用上賓”；按甌北《十不全歌》云：“我讀《山海經》，人生初本無定形。臍爲口無舌，乳爲目無睛。天公見之不好看，逐件端相細改換。自從鑄成人樣子，化工能事始畢矣。何哉爾獨缺不完，縮長凸短雙必單。得非女媧搏土未定稿，千年拋落荒山道。”“人草稿”之名，疑自此出；“人樣子”一語，則本宋范稱《過庭錄》記狄詠事也。

【補訂】定菴《夢中作四截句》第二首：“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廂花影怒於潮”，奇語也。亦似點化孫淵如妻王采薇《長離閣集·春夕》：“一院露光圍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王句傳誦，《隨園詩話》卷五即摘之。祖構不乏，如陳雲伯《碧城仙館詩鈔》卷二《月夜海上觀潮》：“歸來小卧劇清曠，花影如潮滿秋帳”；孫子瀟《天真閣集》卷十四《落花和仲瞿》第二首：“滿天紅影下如潮，香骨雖銷恨未銷”；黃公度《人境廬詩草》卷三《櫻花歌》：“千金萬金營香巢，花光照海影如潮。”

【補正】陳文述《碧城仙館詩鈔》卷三《落花》之二：“芳徑春殘飛作雪，畫簾風細下如潮”，復用王采薇句；卷二有《題〈長離閣遺集〉》四律，傾倒采薇，以不及師事爲恨。汪漱芳《出棧後寶雞道中作》：“直放丹梯下碧霄，四圍山影瀉如潮”，見《晚晴移詩匯》卷一二五，易“花影”爲“山影”，避上句“下”字，遂用“瀉”

字，有矜氣努力之態，甚不自在。阮元《小滄浪筆談》卷一稱引馬履泰《出歷城東門抵濼口》：“荷花怒發疑瞋岸，黃犢閒眠解看人”；徵之《秋蘗菴詩集》卷二，此聯作：“荷花亂發瞋沙岸，黃犢閒眠看路人”，當是編集時改定。改本下句確勝原本，“解”字贅疣；上句“瞋”字險詭，原本以“怒”字照應，“疑”字斡旋，煞費周張，終未妥適，況突如其來，併無此二字先容乎？

【補訂】定菴用“怒”字，遂精彩百倍。其《文續集·說居庸關》：“木多文杏、蘋婆、棠梨，皆怒華”；包天笑鈔錄《定菴集外未刻詩·紀夢》：“西池酒罷龍嬌語，東海潮來月怒明”；蓋喜使此字。王懷祖《讀書雜誌·史記》四《平原君虞卿列傳》引《廣雅》說“怒”為“健”、“強”之義，《莊子·外物》：“草木怒生”，又《逍遙遊》：“大鵬怒而飛”；《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七舒元興《牡丹賦》寫花酣放云：“兀然盛怒，如將憤洩”，尤可參觀《後漢書·第五倫傳》：“鮮車怒馬”，章懷註：“謂馬之肥壯，其氣憤盈也。”王荊公《寄育王大覺禪師》：“山木悲鳴水怒流”；《山谷外集》卷一《溪上吟》：“汀草怒長”，史容註引《莊子》：“草木怒生”，又僧善權詩：“桃李紛已華，草木俱怒長。”張皋文《茗柯文》三編《公祭董涇州文》：“春葩怒抽，秋濤驚滂。”夫枚乘《七發》寫“海水上潮”早曰：“突怒而無畏”，“如振如怒”，“發怒底沓”；若“鼓怒溢浪”，“鼓怒作

濤”，亦夙著於木、郭《海賦》、《江賦》。“潮”曰“怒”，已屬陳言；“潮”喻“影”，亦怵人先；“影”曰“怒”，齟齬費解。以“潮”周旋“怒”與“影”之間，驂靳參坐，相得益彰。“影”與“怒”如由“潮”之作合而締交莫逆，“怒潮”之言始藉“影”之拂拭而減其陳，“影”、“潮”之喻如獲“怒”爲貫串而成其創。真詩中老斲輪也。定菴詩律甚細，觀陳秋舫沅《簡學齋詩稿》景印本可想。諸家加墨，以定菴批語爲最嚴最精，包慎伯、吳蘭雪、魏默深等評識相形愈見膚廓。刻本《簡學齋詩存》八卷悉削去定菴貶詞。如卷三《揚州城樓》，稿本上有定菴評：“近體此壓卷”，又評：“裂笛之作”，又評：“窮字不好，第七句亦露筋。”刻本存前二評，刪後一評；“窮商日夜荒歌舞”、“道誼既深功利重”二句病痛，洵如定菴所糾，亦竟因循未改。將技窮才盡乎，抑好譽拒諫歟。定菴以秋舫才分高，又交契深，故爲諍友而無隱無忤。尚喬客銘《持雅堂文集》卷一《道論》，高頭講章耳，而定菴評曰：“緊健可傳”，卷二《才辨》，點鬼簿錄耳，而定菴評曰：“此文可作全史文苑傳總論。”則應酬空泛語，聊答陌生後進好名標榜之求，與其評《簡學齋詩》，未可同日語也。歷世詩文序跋評識，不乏曾滌生所謂“米湯大全”中行貨；談藝而乏真賞灼見，廣蒐此類漫語而寄耳目、且託腹心者，大有其人焉。又按西方典籍亦每擬人之醜弊者爲“草稿”、“未定稿”。如古羅馬一帝 (Claudius) 幼

時愚陋多病，其母曰：“大自然造人，此兒乃其著手而未完工之品物也”。(eum hominis dictitabat, nec absolutum a natura, sed tantum inchoatum) 見 Suetonius, V.3, Loeb, II, 8。《十日談》記一姓人皆狀貌醜弊，或謔曰：“此姓之家世最古亦最貴。上帝造其姓人時，初學繪事，尚未解作人物畫也；及造他姓人，則後來已工丹青矣”。(E i Baronci sono più antichi che niuno altro uomo, sì che son più gentili. Voi dovete sapere che i Baronci furon fatti da Domenedio al tempo che egli avea cominciato d'apparare a dipingere; ma gli altri uomini furon fatti poscia che Domenedio seppe dipingere) 見 *Il Decamerone*, VI, 6, Hoepli, 390 - 1; cf Bandello, *Le Novelle*, II, 19, *op.cit.*, III, 50: “il suo viso teneva un poco di quelli di Baronzi”。《漢姆雷德》中王子斥下劣演員云：“其人似為大自然之學徒所造，手藝甚拙，象人之形而猙獰可憎”。(I have thought some of nature's journeymen had made men, and not made them well, they imitated humanity so abominably -) 見 *Hamlet*, III.ii。稱醜人為“塗改狼藉之人草稿”，(un pentimento d'uomo, una donna brutta come un rimorso) 見 D.Provenzal, *Dizionario dell'immagini*, 114 - 5。亦常見近人著作中。

定菴不薄今人，甚推舒鐵雲、彭甘亭詩，謂為“鬱怒清深兩擅場”。張祖廉《娟鏡樓叢書》中《定菴先生年譜·外紀》載梁章鉅嘗乞定菴賦《虎邱古鼎歌》，定菴欲仿翁覃

谿體爲之，自謂“道鬱未及覃谿”，遂不作。夫以覃谿之塵羹土飯、朽木腐鼓，定菴尚有節取，而況筆舌靈慧如甌北者哉。蔣子瀟極推定菴之文而不及其詩。《七經樓文鈔》卷五《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三書》於並世推劉申受、龔定菴、魏默深三人爲“周情孔思，真能古文”，《春暉閣詩鈔選》卷五《書龔定菴主政文集後並懷魏默深舍人》有云：“文苑儒林合，生平服一龔。齊名有魏尚，可許我爲龍。”卷六《長夏無俚拉雜書懷》第十四首云：“吟詩如作史，中有春秋書。聖曰思無邪，豈在風月鋪。我友龔與魏，窮經戒歌呼。我今亦見及，欲將詩掃除”。

【補訂】定菴《己亥雜詩》有云：“問我清游何日最，木樨風外等秋潮。忽有故人心上過，乃是虹生與子瀟。”

孔繡山《對嶽樓詩續錄》卷二《懷人》三十二首中有爲蔣子瀟作一首，云：“不爲幕府客，能參定公座”，自註：“龔定菴。”

《春暉閣詩》爲子瀟乞洪幼懷選定，卷首幼懷序云：“君善爲史漢序事之文，詩本餘技。然少可多否，嘗曰：‘於文吾服龔定菴、魏默深，於詩吾服幼懷而已。’”今觀集中與幼懷贈答之什，傾倒其才，惋惜其不遇，反復三致意；詩服幼懷，當非漫語。而卷六《偶成》三首之一云：“久墮詩魂不可招，未枯性海復生潮。氣寒半夜防身劍，聲滿中原乞食簫。但得意時杯在手，不如人處綬垂腰。羣星擾擾無螢大，一月從容鏡碧霄。”此全本定菴《秋心》三首之一也。詩云：“秋心如海復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鬱金香在

臂，亭亭古玉佩當腰。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斗大明星爛無數，長空一月墜林梢。”《偶成》三首之三云：“抱得閒愁坐一鐙，盪胸放眼入青冥。蒼經國手危難救，藥到庸醫用轉靈。伏櫪空嘶渥洼馬，誤人誰動少微星。天高不效三閭問，爲製新詩讀與聽。”此全本定菴《夜坐》二首之一也，詩云：“春夜傷心坐畫屏，不如放眼入青冥。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坐靈云。塞上似騰奇女氣，江東久實少微星。平生不蓄湘纍問，喚出姮娥詩與聽。”同卷《所思》云：“我所思兮在何處，九天九地莫招魂。光禪海若真無寶，法貶如來自闢門。惹怪名場雲入夢，不凋太古雨流根。前生應悔干南斗，口勅詩篇作子孫。”一起亦仿定菴《秋心》三首之三：“我所思兮在何處，胸中靈氣欲成雲。”子瀟此三首皆作於丙申，爲道光十六年；定菴《秋心》作於丙戌，爲道光六年，《夜坐》作於癸未，爲道光三年。子瀟高自標置，顧偶亦襲近人詩，如《城南縱獵》之“男兒須到古長安”，則用袁子才句；《謝鄭魯山》之“知己從來勝感恩”，則用蔣心餘句；不圖其於同輩友好集中，竟爾作賊也。

【補訂】子瀟詩初學隨園、甌北，壯悔乃力諱之。《春暉閣詩鈔選》有潘筠基序云：“君自言初學三李，後師杜韓，久乃棄各家而爲自己之詩”，洪符孫序亦云：“俊逸似供奉，沈雄似拾遺，精卓似吏部。至其獨往獨來、不可一世之概，則亦不襲李，不勦杜，不規韓，而自成其爲子瀟之詩。”皆張大門面語也。吳巢松慈鶴

《鳳巢山樵求是二錄》卷三《題蔣生湘南詩稿》第二首：“長笛高樓莫漫吹，推袁此事要尋思”，自註：“生詩宗袁趙。余勸之學杜韓”；巢松《蘭鯨錄》自負學杜韓，蓋不啻衣鉢之授矣。蔣爲吳任河南學政時所得士。師弟似頗沆瀣；《春暉閣詩鈔選》卷六《長夏無侶拉雜書懷》第八首自註：“吳侍讀師臨終謂湘南曰：‘傳人宜作，烏紗亦戴也。’”

定菴之詩，清末以來，爲人擷摭殆盡，此數首尤成窠臼。如《康南海詩集》卷二《出都留別諸公》第一首三四云：“高峯突出諸山妒，上帝無言百鬼寧”；即其一例。子瀟詩欲爲奇麗奧博，終不免僧夫氣、村老語，即此三篇，已有效顰學步之歎。然竊定菴詩者，定讞當自子瀟始，《新民叢報》及南社諸作者，特從犯耳。

【補訂】學定菴詩最早者，僅覩其弟子陳抱潛元祿，七絕最得乃師之傳。如《十二種蘭亭精舍詩集》卷一《道光壬寅冬十二月奉兩大人命親迎杭州、同人餞於萬柳堂、作詩留別》，仿定菴《己亥雜詩》極似。他如同卷《拉家桐屋遊憫忠寺有懷仁和龔先生》、《抱素見迎因贈》、卷三《憶牡丹》、《憶亡書》等皆絕好定菴體。戴子高望《謫磨堂遺詩》卷一《歷歷》、《自江寧歸杭州雜詩四十首》、卷二《雜感五首和周十二》、《別緒》皆學定菴，到眼即辨。先君藏周涑人星曄與譚復堂手札云：“戴子高自江寧至杭四十首雜詩，章法甚好。漁洋《歲暮懷人》尚不及其園卓也。”蓋同治時，定菴之

詩尚未大行，故周氏祇擬戴作於漁洋，而不識其淵源《己亥雜詩》耳。黃公度之《歲暮懷人詩》、《續懷人詩》均師承定菴，祇與漁洋題目相同；其《己亥雜詩》則與定菴不但題目相同，筆力風格亦幾青出於藍，陳抱潛當如前賢畏後生矣。定菴絕句每規模金壽門；《冬心先生集》卷一有《懷人絕句三十首》，《冬心集拾遺》中《懷人絕句三十首》與《集》中本全異。取勢鑄詞，於定菴《己亥雜詩》，尤不啻先河。談藝無拈出者，定菴亦未嘗道及此鄉獻，故聊爲表微發隱焉。古來作者於己之入手得力處，往往未肯探懷而示；或則夸而飾之，如蔣子瀟之自言“初學三李”，或則默而存之，如定菴之勿道金壽門。少陵《白絲行》云：“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減盡鍼線迹”；劉夢得《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云：“郢人斤斲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尋，行盡四維無處覓”；禪宗話頭亦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五燈會元》卷十四惟照章次、又卷二十行機章次，參觀卷十七繼昌章次、卷十八智策章次。元裕之即移禪語以論詩，《遺山詩集》卷十四《論詩》之三：“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施北研未註出處。

【補正】《五燈會元》卷一九祖覺章次：“直須識取把針人，莫道鴛鴦好毛羽。”